

一次难忘的捕鱼经历

□ 何宗贵

掀得好一阵前翻后仰的浪笑呢！

俗话说:近山知鸟音,近水知鱼性。这里的鱼,一般都有着七上八下的生活规律(夏天可推迟一小时算)。即早晚八点会拢岸觅食,九点又回到深水处潜游。今晚,我们选择的时机正好,加之闷热的天气下,夜捕的人少(都去看电影了)。来到湖边,见湖面上泛滥成灾的鱼儿正弹着水花,发出“嗵吧、嗵吧”的水响;不时,还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等,此起彼伏发出嗑食的声音,尤如一首大型的交响乐,颇为壮观与动听。

兄弟二人见此渔情,立马展网、下网,再绕岸一周用竹竿来驱鱼。起网的时候,上网的刁子鱼如雪花落白人间一样,密密匝匝。一网起上来的鱼,足有五六斤(一斤刁子鱼差不多有四十几尾)。如果用手摘鱼,我们肯定是忙不过来的。只好收网后到岸上抖几下。刁子鱼就顺势脱离了渔网。这些脱网的鱼儿,在草地上,在我们的脚下,白银一堆,活蹦乱弹,闪腾的很。

“快手脚点,把鱼装到篓子里克。”大哥总喜欢在各种情况下,发布使令。这种情况,还用吩咐吗?

不消一小时,篓子就装的盆满钵满溢了出来。目标已达到,因我的心还惦记今晚电影的下半场呢。我话也不多说,撒腿就跑。刚跑出不远,那破锣般的声音又传到了耳边。大哥又道:“看你往那跑,不看电影会死吗?今晚鱼多,我们不能就这样回去滴……”

我双脚不得不来个无级变速,再吱溜一个急刹车。回头,瞪大眼回敬道:“今晚不打鱼,会死吗?鱼可以天天打,电影天天看的吗?”

最后还是又被迫地顺从,折了回来。他的意思很明显,今晚到其它地方再去撒几网子。但鱼篓已满,再捞上的鱼往那里放呢?大哥就狡黠地在我身上扫荡了几个来回,最后把目光停在我的长裤子上面。

“这下完蛋了,净想些好事!总不能把我穿在身上的长裤子用来装鱼吧,那样那我可就成了光屁股了。”我想到。

果然是亲兄弟,心有灵犀一点通,大家都想到一块去了。说时迟,那时快,在我准备不甘“屈辱”拔腿开跑之际,大哥来一个“老鹰捉小鸡”,再一个劲地将我的裤子往下脱。反观可怜的我,除了嘴上不停地求饶外,双手还拼了命地往上拉着裤

子就是不放手。到最后,大哥见“霸王硬上弓”行不通,又使出他的“杀手锏”——做思想工作。他说:“你一个娃娃崽,怎么那么咬卵犟呢。这黑灯瞎火的大晚上,左右(前后)有(无)人,你穿不穿裤子,谁来看,谁又知道你在打‘跳嘎’(裸体)!”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不再作无谓的“抵抗”了。双手松开后,自己再假装斯文地扒下长裤,铺到黄麻地里,将鱼篓里的刁子鱼“一古脑”地全倒进了裤筒子里。我们重新有了鱼篓,兄弟二人便开始谋划再次捕捞的地方。划来划去,最后决定到三队港边上严师傅养鸭的地方。因为此处是严师傅经常喂鸭食的地方,水较浑浊,加上残留的谷粒或米糠之类的,刁子鱼也最喜欢在这种地方活动。有了目标,我们就一路上小跑,哼起小调出发了。

来到港口,环顾四周,天上的皓月似白银在倾泻,上津湖的水色也正如我们料想的那样,浑浊的水里,多的是鱼花。此时,睡鸭棚里的严师傅早已“鼾醒子嘎滴”(酣睡),只有鸭子在围栏里见到了亮光,稍有骚动,“嘎嘎”地叫唤几声也就平静了下来。但是,唯有一点不随人意的地方,就是国营渔场在此设了一道栅栏。小小的地基上,还安排了一对上了年纪的公婆在此看守。

方圆的人说起这两公婆,有段嚼劲的故事呢。男人姓段,系早期国民党黄伯韬属下的一位团长,是解放石家庄战役时投诚过来的。人民政府作了宽大处理,将他派来上津湖渔场作守卫员。他老婆也是高材生,高级知识份子一枚。因高度近视,常年带着眼镜。那时,乡下带眼镜的人,是十分罕见的。

尽管兄弟俩知道打点刁子鱼不算犯法,他俩公婆更不会去管,但总觉得此处不安全,怕万一小事说大了,引用到“偷”不好。为防万一,兄弟两人商量后,需要泅水过去,将看守屋的柴门给扣上。我摘了根杨树枝作插,插上。正是这个“神”操作,后来害得他们两公婆险些出了大事。大家都知道,人上了年纪,起夜就会多。可门栓子被插上后,里面的人是出不来的。加上俩公婆疼爱干净(洁癖)。他们实在憋得不行,才扳开后面的窗户来解决。他们试着喊对河的严师傅,希望他起身来开下门。可之前因他们嫌弃严师傅养了几百只鸭子,把港里水搞“浑”了,取水洗澡时,身上痒。为这事,他们关系闹得很僵。所以,无论老人家在屋里怎么喊人,严师傅听到了就

是不起床开门。

“老三,还愣在哪里搞么子,快点下手呀……”又是长兄的一句“要命”式的催促。

一切安排妥当,兄弟二人便开始有条不紊地下网,捕鱼。哇塞,就这小小一块的水域,又是满满的一篓子鱼。比想象中的效果还要好。当然,如果还有盛鱼的地方,我们还可继续搞。此时,兄弟俩不忘打趣:“算了,人心不足蛇吞象,我们开撤。”待人回到第一次网鱼的黄麻地时,傻眼了,还有么子鱼在,连裤子也给人“一锅”端走了。这正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翻版呀。

咋办,一个十几岁的青涩少男,总不可能光溜溜的走在田埂上回家吧。正着急时,耳畔传来风吹荷叶的“呼呼”声。急中生智。有了,穿“生态裤”——就用四片荷叶,前后左右给捂上,接口处再用杨树的枝条给缝上。待好不容易走到离家不远的地方时,看电影的人也散场了,眼尖的人借着月光,见湖边上来两个人,男男女女都议论开来。说,看上来的两个人,肯定是在湖里“偷”了鱼回来滴。走,大伙快追上去看看!

听到这里,我的血往上直涌的,汗也冒得特别快。

“大哥,不好了,我要开跑了。”本能的羞耻心让我将脚下的莲步改为小跑了。可你越跑,身后的婆娘就追得越急。跑着跑着,身上的“生态裤”跑散架了,到最后就只剩前后两片。这时,我只能一手捂住前叶,一手捂后叶。终于,跑到离家不到十米的地方,我也顾不上什么了,就直接扔掉护身的荷叶,一个猛子就扎进了家里,反手顺势就把门关上。来不及喘口气的我,心口紧张的好一阵急促的鼓点——咚咚作响,全身似散架地摊坐在地上。

天亮后,家人将鱼也给清洗干净了。大嫂为了早点吃到“阳干鱼”,她就用竹席将鱼给摊开,下面再用谷壳生火。本意是上晒下烘,让鱼干得快点。没想到下面谷壳放多了点,加上这天干物燥的夏天,一下就烧着了竹席。等大嫂发现时,上面的鱼全都掉进了燃着的火堆里。她捡起火堆里的鱼一看,妈呀,这些鱼成了“精怪”。有糊的,有半熟半生的,有刚好熟的,也有全生的,……用现在时髦的话讲:“这是个什么造型呀!”自知理亏的大嫂,为了挽回面子,用竹篮连灰带鱼,到水塘边去淘洗下。如果不洗,应该还有一半是好的。可通过她的这一番淘洗过后,整篮子里的鱼都洗成了一篮子的鱼钵酱,又或许像刚出锅的还冒着热气的豆腐渣渣。左看看,右瞄瞄的大嫂,又是一股无名的火焰在冒起。只见,她开始喋喋不休的“库泡”(骂人),提起竹篮,就是一个丢手,将整篮子的鱼全倒到流水沟里了。

唉!就这样,我们一晚上的劳作到最后全化作一空。这正正: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好运。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没了运气,喝凉水都塞到牙缝。

致敬一座桥(外二首)

——石首市长江公路大桥通车有感

□ 严奉华

连绵不绝的江水,一路狂泻,以水为箭
两岸多地,往来群众,叫苦连天

渡前,观天、看风,无数人在千万次的回眸中
等渡,成为心中的硬伤。渡事非虚构

不屈服命运与自然的安排，
就应给梦想一个云梯。
三十年前,有人在嘲笑中解题
坚持,付出。挽回六十万市民的众志成城,筑桥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每位乡亲抽出自身的筋骨,汇集成钢,
拧成大桥上的每寸桥墩、桥索、桥面
工匠在燃烧,时光在煮语,
一座铭记史册的跨江大桥,从此诞生了!

从此,心情一百码,甜畅
从此,刘郎直取荆州,不会借了不还……

芡实的怀里 躺着一个滚烫的故乡

在乡下逢仲秋
我都留有刺骨的寒与贵在田野上摇曳
但这丝毫不影响衣着单薄的父亲对池塘的锁定
他用一道并不优美的弧线与锋利的钉耙
一把就能挑起芡实藏在水里的鲜活
就像小时候
他能一把捉起千尽坏事后勤匿的我
父亲干活时,并不喜欢多言
而且他的棍棒还要比他的寡言更让人深刻
这些年
无论我行多远
每忆起父亲亲荡芡实,
叫我干干净净做人时
心里就会滚下一行行酸楚的泪

山巅之上

山巅之上
信仰是一道慈爱的光
它能让连绵的高山仰止
也能让山下的万物心悦臣服
云水也以一种高姿态出现
时间凝固,呼吸敛息
天空蓝得不像画
此刻的放眼望去尽是无限神往与款美的词

尽管我知道现在的我是一个俗人
一个不能说避世与倦怠的俗人
但不妨碍我和世情作最终的决裂
到那时我的身体就会变轻
攀升到一个高度后
就再也看不见自己了



牛打架

□ 严奉华



青青的牧场上,大牛和二牛两头牛不认真啃草,进入对峙,看情形一场风雨即将搅乱这个闲静午后。

云层开始下降,空气中传来浑浊与沉闷的气氛,一种紧张不安的症状,正加速发酵。

“不好!”是二牛的主人张率先打破了沉默。

“走,二牛,不要打架……”他朝二牛叫道,哪知这声穿破云天的尖叫,并没有让二牛退步,却让它高昂起头。他试图用力地拽住牛绳子,但想拉回一头要决斗的牛的意志,绝非易事。大牛的主人李显得风平浪静,一点也不紧张,他依然在“刷抖音”,只偶尔抬头看了一眼他家的大牛,他正巴不得大牛和二牛决战一场呢!等大牛战胜了二牛,大牛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像他一样在那个主人张面前威风八面。

“你个仙仙板板滴,叫你别跟老子讲狠要横,你是二牛,你的个子本来就比大牛小了一点,你找死啊……”主人张大声嚷嚷道。其实,其实他的内心很希望二牛去和大牛决战一场,如果二牛胜了,他要让那个主人李把它们的名字换一换,把他家的“二牛”换成“大牛”这个名字。

“手下败将!”这时,主人李也停止了“刷抖音”。

这下彻底惹得主人张红了眼,他忍不住朝二牛的屁股上重重拍了一巴掌,说:“二牛上!”

二牛不甘示弱,更迫不及待地挣脱主人手中的缰绳,从一大团阴云中,几个箭步,气焰嚣张中杀了过来……

其实,大牛早在空气里就闻到了对手要爆裂的暴乱所发出挑衅的叫啸,但它像它主人李一样并没有把二牛放在眼里。

事情要说到三年前,主人张和主人李都是村里的贫困户。两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不肯干活,整天游手好闲、好吃懒做。

“刘乡长,我一定痛改前非,改掉好吃懒做的坏习惯,好好养牛,争取早日脱贫致富。”在刘乡长苦口婆心下,那天主人张接过刘乡长送来的五十只小鸡,他向刘乡长保证说。

在一旁的主人李见此,忍不住讥讽道:“他张家能够脱贫致富,太阳从西边出来?刘乡长,你也送二十五只小鸡给我,我保证还能比他张家早日脱贫致富……”

从此,主人张和主人李结下了“梁子”,两人都卯足劲做事,谁也不甘落后。

后面主人张领回来的五十只小鸡养活了四十只,主人李的第二只小鸡也养活了二十只。

回到斗牛场上,只见说时迟,那时快,大牛在趁对方杀到之前,身体早下意识就作好了一个四平八稳往下扎的马步,再运气守住丹田的同时,头顶朝外伸出了两把明晃晃的“钢刀”。

草场上的人瞬间被气氛点燃围上来,并发出啸叫,大家专注起两头牛的剑拔弩张来。

“轰轰,轰轰……”是两头健壮如山的铁牯牛,头部猛烈地撞到一起后,发出了山崩地裂的巨响。巨响让空气变得沉闷,让人嗓子有种剧烈的沙哑与撕裂感,正破腔而出。

“哎呀呀,两头牛真的打起来了哟,大家快来看……”

人群很快由先前的惊讶变成了现在的围观。(注意:牛打架是不会打人与冲撞人的,除非在慌乱中牛踹踩到了人。)人群不由地往前又涌了两步,把两头牛围在了中间。

要说场上是波云诡谲与紧张激烈,让人放心不下的话,那么场下就是两头牛的主人之间的各怀鬼意到不可言传。

为了种好地,早脱贫致富,主人张去年就买了头牛回来养。接着,主人李也不甘示弱,也买了一头牛回来。

不过,不管主人张怎样细心喂牛,但他家的牛却没有长过主人李家的牛,个子小了人家一点点。主人李叫他家的牛为大牛,戏谑主人张家的牛为二牛。主人张虽然不服气,但事实如此,他家的牛确实没有主人李家的牛强壮。

刚才,主人张早看出来自家的二牛不服气,主动要找大牛较量较量呢!因为大家普遍看好大牛,认为大牛个子占优势。然而,结果呢?!

绣林

晨耕 付潘明 摄

